

經

義

考

二十

經義考卷一百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 十三

洪氏 咨夔 詩注

佚

熊氏 剛大 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黃幹游爲建安教授有詩

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 斯得 詩膚說

佚

顧氏 文英 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 鼎 詩傳

佚

李氏 象 詩講義

佚

鄭氏 犀 詩古音辨 犀或作庠

宋志一卷

佚

劉氏 元剛 詩演義

佚

章氏

叔平

讀詩私記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己見名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予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尙俟

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詩說

一十三條

姚氏隆詩解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
說者爲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三篇斷之以思無
邪一語卽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
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興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
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
出入毛鄭間跛眇相迓笑者孩之雖然語初學者不爲詁
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
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訂之張敬夫
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
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

通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
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蕭之韶溪人

黃氏震讀詩一得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
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
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
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
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
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

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

柏

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

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嶠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卽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爲是耶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也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概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

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

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
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卽是鄭衛大
雅小雅若干篇卽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
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
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
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
二說者內翰尙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
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
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
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荅
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三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旣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驚於高遠援据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

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
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
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
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
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
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
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
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
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
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
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
有疑旣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

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
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
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成
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
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
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
辭殆卽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
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
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
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
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
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

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旣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幽也有幽詩有幽雅有幽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